

巴尔扎克与中国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小裁缝



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rse chinoise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巴尔扎克与中国 小裁缝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2-0674-5

I.巴… II.①戴…②余… III.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3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2118 号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0

©2003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

BAERZHAKE YU ZHONGGUO XIAOCAIFENG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7 印张 111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5302-0674-5

I·660 定价: 14.00 元



天凤山最美的公主——小裁缝



在看电影的两千多个观众中，小裁缝毫无疑问是最漂亮的。



我和阿罗各怀心事



小裁缝被水蛇咬伤了

我知道她已经是阿罗的女朋友了





山村小提琴手



他们的身子交缠在一起，紧紧抱成一团，在那里不停地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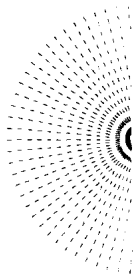
在她的笑声中，我似乎闻到了野兰花的味道。

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和阿罗被下放到偏远闭塞的天凤山接受再教育。在那儿，我们遭遇到一只神秘的皮箱和一位美丽的乡村裁缝女，一出由知识与美、青春与激情导演的情节剧由此上演，中间穿插着那个文化缺席而人性未泯的时代特有的滑稽与黑色幽默……

小说由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图书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于2000年出版，一夜成名，畅销一时，并先后5次获奖。它的外文版权已售到二十多个国家，其中英文版现已销售30万册。同名电影由作者自编自导，由周迅、刘烨、陈坤饰演三位主角，已经拍摄完成并在世界各地陆续上演。电影代表法国获得了2003年“全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我的这本小书，竟然在中国交上了好运。优秀的老翻译家、有傅雷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教授将此书推荐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遇上编辑韩敬群先生的热心支持，然后，由余先生翻译（我惟恐才力有限，辜负了他的文笔。数年来，本人一直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余先生翻译的作品必读），于是，这本一个中国人用洋人的语言写的小说，又像变戏法似的，成了一本中文书。我有点身在梦中的感觉，飘飘然的，好似穷人衣锦还乡了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俄裔，美国籍，很不错的作家，他说他虽然深恶痛绝旅游，却不断地去外国旅行，全为了体验一下过海关出示美国护照时的骄傲心情。我自从有了在北京出书的好事以后，每次过海关，拿出中国护照的一瞬间，也觉得得意洋洋的，竟不亚于洋人。



写这本书的作者，比此时写序的作者年轻四岁，到法国已经十五年有余。当时身边的中国老朋友们皆入了法籍，买了房，开着车，过着平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国旅行不用签证，“指哪里就打哪里”。我羡慕之余，不禁自问是否也摇身一变，入乡随俗，当洋人吧。我当时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用法文写小说并发表，那就入法籍吧。由于是初试牛刀，用的语言又不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材，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这有点像老祖宗的“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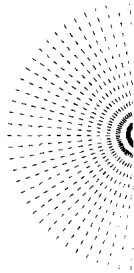
伏案数月，惟一的感受是写小说过瘾，比写剧本愉快多了。在这之前，我曾用法文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主要是为自己的片子写，也给一些法国导演、日本导演写过，但从来没有体会到写小说时的随心所欲。（也许是因为那些故事离自己的经历稍远？或是写剧本时总免不了要去算计在黑洞洞的大厅里放映时的观众心理？或是电影工业和经济压力？）

小说写完之后，就寄到六个规模不一的法国出版社，大中小各选了二家，都是以前工作时就认识，打过交道，曾经希望我把他们某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做成电影。手稿寄出好几个星期后被退回了。六封客气的拒绝信。法文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把很难堪的事说得娓娓动听。我的一个朋友的居留证到期了，收到警察局令人魂飞魄散的勒令出境

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先生在某日之前离开法国国土。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不少朋友来到我在巴黎蒙巴纳斯的小屋里喝酒，吃四川火锅。巴黎惟一的妙处，就是常常和来自各国的流浪艺术家们瞎闹，穷欢乐，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知青生活。半夜以后，大家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跳舞的，一个作曲家，名叫让·玛丽·塞尼亚，在我放各种手稿的架子上随意抽了一本。他看了看说：这不是剧作。我说是小说，没人看得上。他看了几句后，乘着酒兴，竟站在椅子上，大声地朗诵了第一章，还博得了这群乌合之众一阵狂热的掌声。塞尼亚的定语是：亲切可爱。他说他认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人，寄去试试。人生难测，我们写的东西也各有不同的命运，起伏跌宕，变幻无穷。于是，这本手稿很偶然地走进了书店，走到了素不相识的人家的书架上。

小说创作的一半，是作者，而另一半是由读者去完成的。这说起来属于老生常谈，但其中确有一点真理。我带着这本书，就像带着自己的儿子似的，周游列国，跟当地的读者讨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让我吓一大跳。最近一个美国批评家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其他的，什么文学啦，巴尔扎克等等，都是幌子。我还曾遇到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的评论家，他坚持说，这是一个同性恋故



事。前不久，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多古怪的名字），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汉学界组织的讨论会，我的桌上竟放了一堆发黄的、蝴蝶形的银杏叶，还有一个中国的小瓷碗，里面有水，无色，水中有一些小石子，碗上面摆了一双筷子。我怔了一下，他们说碗中是盐水，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在表现我的小说中的两场戏。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段落。（我很吃惊，我个人一直窃窃私好队长补牙一段，记得下笔写时之愉快：一件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去做的事，竟然在小说中完成了。）

现在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小裁缝终于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是永恒真理。尤其书中所叙的禁书年代偷书的故事，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哪一个年轻人当时没有摸过一本禁书呢？一代文学青年，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呢。

原稿是用法文写的。我想到一个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的故事：他几年前回到故乡，他的母亲是一个希腊的话剧演员，会法语，演过莫里哀的戏。有一天，他母亲在厨房里做菜，他拿着录音机进去了，给母亲放了一段他在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所做的采访录音。放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讲呢？

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个让我震动的

故事：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

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

戴思杰

2003年4月于巴黎

